

64 濟南 北平

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最終支援了蔣介石，從而加速了閻錫山、馮玉祥的失敗。作為酬答，蔣委之以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離開瀋陽赴北平，主持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同時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十二月二十五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部改編為北平綏靖公署，張任主任。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北平綏靖公署改編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蔣介石任委員長，張任副委員長。此時，張已實際控制東北四省、華北五省（冀、察、晉、察、綏）及平、津、青（島）三市。至此，張氏已達到一生事業的頂峰。

山東順理成章地進入張學良的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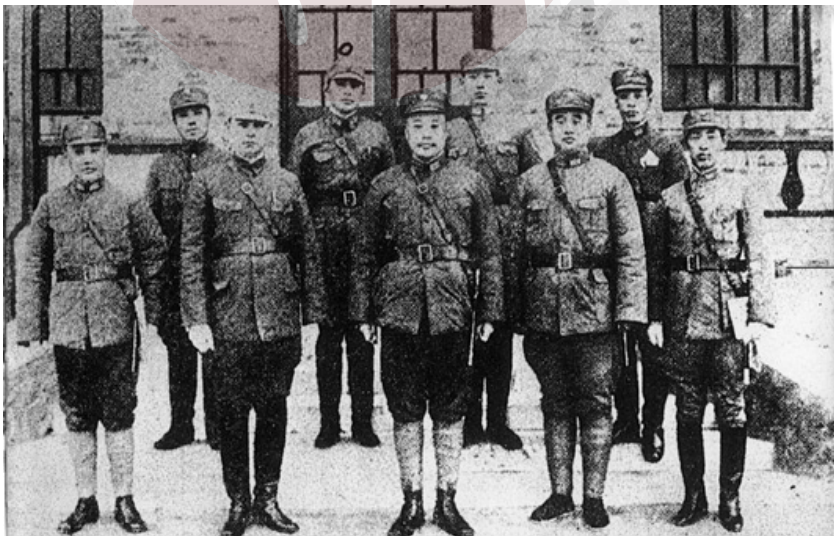
奉軍與西北軍原為宿敵，兩軍不只一次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九二八年，張學良與韓復榘曾

在彰德大戰中經歷過一場生死搏鬥，彼此並不陌生。

一九三一年六月，張學良奉蔣命調東北軍一部由東北開赴河北，填補王金鈺部原防區（王部已入贛），兵臨魯境。韓復榘針鋒相對，急調所部第三路軍至魯北布防，並派馬鴻逵第十五路軍赴魯西構築工事。韓、馬兩部調至魯北、魯西的兵力達三、四萬人。張、韓兩軍進入「冷戰」狀態。

為緩和關係，張學良派代表范浦江造訪韓復榘，旨在「求見以誠，杜造謠者之口」。

七月，駐河北順德之第十三路軍總指揮石友三受兩廣軍人策動，對張學良用兵。韓復榘在權衡利害之後，拒絕與石一致行動，並於二十五日致張「有電」云：「復榘等以私誼曾迭電石敦勸，以大局為重，勿信人鼓惑利用。乃石不容納，且無覆電。今石行動已明顯，復榘等絕不因私廢公，自當追隨鈞



第二十九軍將領（前排左起為張維藩、張自忠、宋哲元、劉汝明、石友三；後排左起為鄭大章、馮治安、趙登禹、佟麟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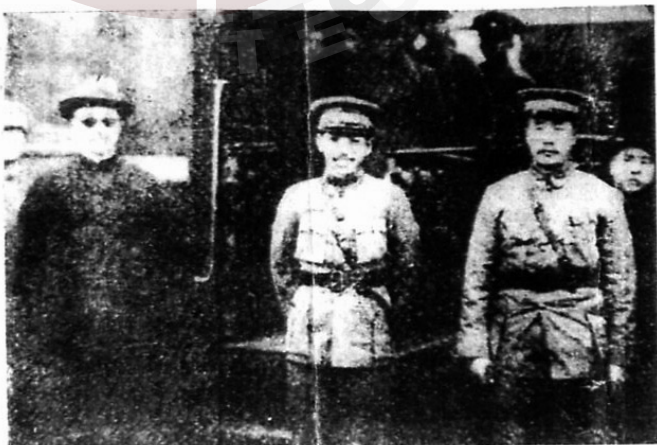
座，一致進行。」^(註一) 韓的態度出乎張的意料之外，張很是滿意。

韓復榘派心腹劉熙眾赴北平與張學良聯絡。劉到北平，先去見老朋友、張的愛將王以哲。劉的弟弟劉惠蒼與王同為保定軍校第九期同學。當時劉家在保定，王常去家裡玩，從此二人相識。劉向王透露，韓願以副總司令馬首是瞻的心情。一兩天後，由王引薦，張熱情接見劉。張說：「我很同情向方兄的處境，希望彼此幫助和支援，為北方、為國家，做一番事業。他有什麼困難，只要我能幫得到的，一定幫忙。望他抽暇來北平聚聚。」

八月二十二日，韓復榘由濟南抵達北平，會見張學良，並參加北方將領會議。韓對記者說：「此次來平謁張，目的在使國內外人看到，華北各將領團結一致，擁護中央。」

二十七日，張在北平協和醫院召韓復榘、徐永昌、傅作義及東北軍將領，討論閻錫山、馮玉祥出洋問題。會後，張與韓互換蘭譜，結拜兄弟。韓長張十歲

(註一) 《北平晨報》，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張學良(中)、韓復榘(右)、李景林(左)在北平火車站機車前合影(一九三二年八月)。

為兄，張為弟。

張學良問韓復榘來北平開會下榻何處。韓回答住在親戚家。張感到很驚訝，沒想到韓在北京駐軍多年，竟然沒有一處房子！於是，執意將一處房產——北平東絨線胡同四十七號送給韓。這所房子很大，也很氣派，但韓一直沒住過，日寇占領北平後，以「敵產」名義沒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原設於瀋陽的東北政務委員會遷至北平。十二月二十五日，東北政務委員會改組，國民政府任命三十一位政務委員：張學良、李煜瀛、張繼、胡適、蔣夢麟、吳鼎昌、周作民、張伯苓、韓復榘、徐永昌、方本仁、魯滌平、于學忠、湯爾和、張作相、萬福林、熊希齡、沈鴻烈、劉哲、宋哲元、商震、趙戴文、羅文幹、王揖唐、龐炳勳、王樹翰、湯玉麟、傅作義、劉鎮華、門致中、劉翼飛。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張學良的實力極大削弱，為對付來自日本的壓力，穩定華北局勢，決定進一步與韓復榘結盟。十月二日，張派萬福麟、范浦江赴濟南商榷維持華北局勢問



張學良贈送韓復榘之北京絨線胡同宅第。

題。范離開濟南時，對記者說：此次會商圓滿。韓主席表示遵照副總司令意旨，與東北軍永遠團結一處，共維華北治安。一九三二年元月初，韓派私人代表宋式顏赴北平謁張，就華北治安問題做進一步討論。張表示華北大局全賴韓鼎力維持。韓以外交緊迫，華北治安至為重要，擬設第三路軍駐平辦事處，以劉熙眾為辦事處處長。張亦決定在濟南設立辦事處。自此，張、韓之間正式確立特殊關係。

東北淪陷後，東北海軍撤至青島，因缺少財政來源，軍心動搖。海防第一艦隊長凌霄（後投靠汪偽）等部分海軍將領要求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奪取青島行政權，以圖生存發展，但遭到沈拒絕。凌霄在嶗山將沈扣留，迫其辭職，引爆「嶗山事件」。

十一月十六日，韓復榘為防止東北海軍叛將奪取青島，派榮光興旅開赴膠縣、即墨；派張樹林旅開往日照、褚城；派「北平」號鋼甲車隊開往膠州灣，實施軍事威懾。未幾，以關繼周為首的一批中下級軍官，將沈解救，一舉挫敗叛亂。青島市長胡若愚因「嶗山事件」辭職。張學良請韓接收青島，但南京方面不同意。最後，在韓的支持下，沈出任青島市代市長，使青島仍在張的控制之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東北政務委員會改稱北平政務委員會，為華北最高行政結構。軍事方面，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北平綏靖主任，張於一九三二年元旦就職。張又呈准設立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張任理事長，理事十一人：萬福林、張作相、于學忠、宋哲元、徐永昌、龐炳勳、

商震、劉翼飛、湯玉麟、沈鴻烈、韓復榘。

一九三二年七月，熱河告急。十九日，韓復榘離濟，乘專車前往北平，參加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大會，同行的有石友三、葛光庭、劉熙眾、張聯升、李長清等。韓在車站對記者發表談話：「本人係軍人，且係高級軍官，並一身而兼省政，責任重大。現在外侮恣凌，國難至極，本匹夫有責之義，努力犧牲，以赴國難，且屬責無旁貸。至於日人侵熱事件，刺激尤深……」

二十三日下午，專車路過天津，河北省政府主席、東北軍將領王樹常到站迎送。韓復榘在車站對記者發表談話：「日攻熱河，國難日急，況平津有事，魯何能安？如外國人窺平津，魯軍必加入，共抵抗。吾人宗旨為：外抗強敵，內剿土匪。」

王樹常（一八八五—一九六〇），字霆午，奉天遼中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八期步科、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中將加上將銜。一九一九年回國。曾任北洋政府參謀本部科長、黑龍江督軍參謀長、鎮威上將軍公署總參謀兼軍長。一九二七年後任張學良部第十軍軍長、國民黨政府軍令廳廳長、黑龍江省政府委員。一九三〇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後任天津衛戍司令。一九三五年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後長期寓居北平。一九四四年三月任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一九四九年一月後任國務院水利部參事、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在北京病逝。

當時韓復榘次子韓子華還是個十歲的孩子，也隨同其父去北平玩，六十年後撰文回憶說：

「火車路過天津時，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先生在車站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王先生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身著長袍馬褂。車站上還有許多軍政要員和軍樂隊奏樂。我父親下車與王先生等合影留念，在返回車廂的路上，吩咐副官賞軍樂隊八百塊錢。副官以為自己聽錯了，又悄聲問了問錢數。我父親極不耐煩地一擺手，登上了車廂。副官無奈，只好將錢如數送交軍樂隊長。那隊長也嚇了一跳，一共才十二名鼓號手，怎麼賞了這麼多錢！」（註二）

王樹常之子王冀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這段事：「父親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是好友，我們一家常去青島避暑度假。韓復榘還送一棟別墅給我們，在福山支路二號，幾十年後我還回國去看過，房子還在，不過物是人非。我們去青島會路過濟南，每次韓復榘都會擺出很大排場，派軍樂隊到車站歡迎，自己上車專門陪著我們一直到青島。父親也會打賞軍樂隊，一賞就是八百大洋。後來韓復榘來河北，父親也派軍樂隊去車站歡迎，韓復榘也賞八百大洋，把錢又賞回來了。抗戰初期，以當時軍隊戰鬥力對比來看，中國軍隊很難抵抗日軍。蔣介石為了保持實力，排除異己，把東北軍、西北軍這些雜牌部隊先派上前線充當炮灰。韓復榘不聽蔣介石的調遣，不願派自己的部隊出戰，再加上一些政見不合，蔣介石要除掉他，以開會為名把他騙了去。父親和韓復榘是莫逆之交，知道這是陷阱，有去無回，勸他不要去。韓復榘雖然口頭上說他率了一個連的警衛，不要緊，但臨行前託付父親：如果發生不測，請代為照顧家人。果然，韓復榘在開封被蔣介石逮捕，

（註二）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一九九二年九月號，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一頁。

並在漢口處決。父親後來一直照顧著韓復榘的兩個太太和三個兒子。我有次回國去香山萬安公墓掃墓，看到那裡韓復榘的墓碑，想起他當年一身長袍馬褂陪同我們一起去青島的印象，感慨萬千。」（註三）

王冀是王樹常的幼子，一九四九年赴美求學，獲馬里蘭大學農學學士，後在喬治城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並留校任教至今。一九五七年起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朝鮮部工作，後擔任主任，直至二〇〇四年退休。一九六六年，美中全國關係委員會創辦人之一。一九七〇年代，受美國國務院指派，秘密從香港訪問大陸，開啟中美兩國文化藝術交往篇章；協助中美建立兩國之間聯絡代表處，為中國外交打開美國政界大門。一九九五年成立美中政策基金會，長期以來，多次參與、親歷中美關係。及海岸交往重大事件，與大陸、臺灣、美國的政要、學者多有往來。王冀的岳父和岳母分別是臺灣的「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因此王冀在臺灣有很深的人脈關係，在華府與臺灣駐美機構和歷任駐美代表亦有聯繫。在張學良和宋美齡晚年，王冀經常前去拜訪，且推動了當時九十八歲的宋美齡於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重返美國國會山演講，引起轟動。近年，王冀為促成國民黨主席連戰參訪大陸穿針引線。

二十三日凌晨三時，韓復榘一行抵平，東北軍將領萬福麟、榮臻到站迎接。是晚，韓復榘、石友三拜訪吳佩孚。二十六日，吳宴韓一行。

（註三） 王冀：《從北京到華盛頓》，第十一頁。

韓復榘早年十分欽佩吳佩孚之文韜武略。吳下野有年，仍潔身自好，傲骨嶙峋，其「四不主義」（不積錢、不納妾、不出國、不住租界）更為韓所敬重。韓每去北平必要拜訪吳佩孚。二十四日上午，韓復榘、石友三同訪張群（蔣介石代表）、蔣伯誠及張宗昌。下午，韓、石赴順承王府，謁張學良。晚，萬福麟在私宅宴請韓一行。

二十五日，李培基（綏遠省主席）假北海仿膳宴韓復榘。一九二六年，李曾與韓在「晉北大戰」交過手，李時任晉軍師長，韓時為西北軍西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六軍軍長。韓被晉閻收編後，李與韓在綏遠同歸商震節制，二人時有往來。

二十七日，韓復榘出席北平政委會臨時大會，與會者有張學良等十一人，張群列席。韓在會上有較長發言。

二十九日，北平政委會在順承王府正式舉行。韓復榘與張伯苓對團結救國皆有所闡發。晚，張宴請韓於順承王府。宴後，張與韓在客廳敘談，王以哲、劉熙眾在座。張首先對韓說：「內憂外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對外困難重重，您看我們應該怎麼辦？」韓謙虛地說：「我是個軍人，對政治並無主張，一切還是聽您的。」張說：「我還年輕，願聽大哥的。」韓誠懇地說：「論年齡，我比您大八歲，可對政治我外行。今後不論是對日本人作戰，還是國內作戰，只要您一句話，我絕不含糊！」張說：「大哥真爽快，能交您這樣的朋友，非常高興！」接著又說：「父仇國難，我不能忘掉。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團結，加強抗日力量，時機到來，打回老家，為父報仇。」

盼望我們拚在一起，去打日本。」韓為之動容，說：「我一切聽您指揮！」事後，韓對劉熙眾說：「張漢卿這人痛快，夠朋友，是個血性漢子，交朋友就要交這樣的人。我們一定能合作得很好。」（註四）

三十一日，張繼、張群、蔣伯誠在北海董事會宴請張學良、韓復榘、吳佩孚、張宗昌、萬福麟、于學忠及其他北平政委會委員。是日，北平政委會閉幕。次日，大會發表宣言，主張「改善內政」和「整理軍政」。張學良電請南京財政、鐵道兩部及行政院撥款，從而觸發「汪（精衛）張（學良）交惡」事件。

八月一日上午九時，北平政委會臨時常務委員會在順承王府開會，出席會議的有張學良、韓復榘、徐永昌、李煜瀛、張繼、于學忠、吳鼎昌、周作民、王樹翰等九人。下午一時，韓復榘等一行乘專車離平返濟，張學良及夫人于鳳至到前門火車站送行。張贈送韓一支捷克造雙筒獵槍，韓很喜歡，以後一直掛在臥室牆上。

五日，韓復榘在省府召集第三路軍師、旅長會議。要求全軍各級軍官加緊訓練，枕戈待旦，隨時準備禦侮報國。

韓復榘回到濟南，下車伊始，即發動「驅劉（珍年）之役」。駐軍煙臺及膠東十二縣之劉珍年第二十九師是蔣介石用以牽制韓第三路軍的一枚釘子，蔣當然不會坐視不管，乃調兵遣將，援

（註四） 張魁堂：〈西安事變中的一幕——記張學良與韓復榘的交往〉，《人物》，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劉攻韓：命劉峙部自徐州北上，商震部由河北南下，直逼魯境。值此關鍵時刻，張學良發表一個意在援韓之通電，同時從東北軍王樹常部抽調一個重炮營，身著第三路軍軍裝，支援韓軍炮擊掖縣、萊陽兩座孤城。青島沈鴻烈亦奉張命，派出軍艦及海軍陸戰隊助韓攻劉。由於張直接出兵介入，蔣始有所顧忌，被迫停止軍事干預，改為和平調解。

所謂「汪張交惡」事件，即張學良於北平政委會閉幕後呈請中央撥款，時任行政院院長之汪精衛於五日請求辭職，指斥張「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斂」。七日，張亦電汪辭職。包括韓復榘在內的北平政委會全體委員聯名電汪，為張據理力爭，政治危機一觸即發。十五日，蔣介石決定准張辭職；慰留汪返任；撤銷北平綏靖綏靖公署，改設軍事委員會分會。十六日，行政院會議正式決議，張准免本職。十七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人選：

委員：王樹翰、萬福麟、張作相、張群、韓復榘、徐永昌、王樹常、宋哲元、鮑文樾、于學忠、商震、榮臻、龐炳勳、沈鴻烈、湯玉麟、蔣伯誠、劉翼飛、蕭振瀛。

常務委員：萬福麟、榮臻、蔣伯誠。

委員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兼。

二十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告以本人雖兼分會委員長，但不克常川駐平，仍請張代理。

一場政治危機暫告平息。

九月一日，宋哲元接替劉翼飛出任察哈爾政府主席。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熱河淪陷。四日，日軍長驅直入至長城之線。七日，張學良引咎辭職。九日，蔣介石准張辭去本兼各職，著何應欽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十日，張離職南下，準備出國考察軍事。

一九三三年三月，宋哲元軍之趙登禹旅與劉汝明師分別在長城喜峰口及羅文峪大勝日軍，斃敵六千有奇，造成自「九一八」以來北方戰場首次之勝利。

一九三五年九月，宋哲元在北平就任平津衛戍司令。十二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〇），字明軒，山東省樂陵縣人，長韓復榘六歲。

一九〇七年，北京，二十二歲的宋哲元在第六鎮第十一協第二十二標第二營補學兵，期滿後在京畿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任稽查員；一九一〇年六月，遼寧新民府，十九歲的韓復榘在中央陸軍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督隊官馮玉祥）補兵。

一九一二年（民國二年）三月，北京，袁世凱在北京編練「備補軍」，馮玉祥出任「左路備補軍」（統領陸建章）前營（第二營）營長，旋赴景縣招兵，時任中營（第一營，陸兼營長）哨長（排長）的宋隨馮前往。馮招兵結束後，宋仍回歸原建制。六月，北京，韓復榘再赴戎行，在京西三家店加入左路備補軍第二營（營長馮玉祥）任司書。

一九一三年九月，北京，「左路備補軍」改編「京（警）衛軍」（統領陸建章），馮玉祥升

任左翼第二團團長，宋哲元任左翼第一團（團長陸承武）第一營第一連連長；韓復榘調任左翼二團二營六連排長。

京（警）衛軍奉命赴陝西「打白狼（朗）」，一九一四年四月，陝西華陰，京（警）衛軍改編為中央陸軍第七師（師長陸建章），馮玉祥任該師第十四旅旅長，下轄第二十七團、第二十八團。宋哲元調入馮旅，任該旅第二十八團（團長何乃中）第一營（營長陳正義）營副，此後長期追隨馮，直到西北軍解體。韓復榘在第二十七團（團長楊桂堂）第二營（營長趙觀江）第七連（連長劉大侃）任排長。

一九一四年九月，陝西，中央陸軍第七師第十四旅改編為中央陸軍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任旅長；宋哲元任該旅第二團（團長何乃中）第一營（營長陳正義）營副；韓復榘任該旅模範連第一排排長。

一九一五年五月，第十六混成旅由陝西漢中入川。一九一六年元旦，宋哲元在四川綿陽結婚（二十四年後，宋在綿陽病逝）。

一九一六年三月，四川敘府（宜賓），宋哲元任第十六混成旅補充團（團長楊桂堂）第四營營長；韓復榘任第十六混成旅補充團第三營（營長李鳴鐘）第十一連連長。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江蘇浦口，宋哲元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二團（團長董士祿）第一營營長；韓復榘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一團（團長鄒心鏡）第二營（營長張維璽）營副。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湖南常德，宋哲元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二團（團長張之江）第一營營長；韓復榘任第十六混成旅炮兵團（團長鹿鍾麟）團副，一九一九年九月任步兵第三團（團長張樹聲）第一營營長。

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陝西西安，中央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擴編為中央陸軍第十一師，馮玉祥任師長；宋哲元任第十一師第二十二旅（旅長張之江）第四十三團團長；韓復榘任第十一師騎兵團團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北京，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宋哲元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韓復榘任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兼）第二十二旅（旅長鹿鍾麟）第四十三團團長。

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馮玉祥任國民軍總司令；宋哲元任國民一軍（軍長馮玉祥兼）第十一師師長；韓復榘任國民一軍第一師（師長鹿鍾麟）第一旅旅長。

一九二六年一月，承德，宋哲元任熱河都統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馮玉祥）第四師師長；北京，韓復榘任西北邊防軍第一師師長。宋、韓並肩參加天津戰役。

一九二六年四月，綏遠，宋哲元任西北邊防軍（張之江代總司令）西路軍總司令；韓復榘任西北邊防軍西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六軍軍長。宋、韓共同指揮晉北大戰。

十月，銀川，宋哲元任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駐寧（夏）軍總司令；歸綏，韓復榘任國民聯軍駐綏（遠）軍總司令。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伐，宋哲元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四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三方面軍總指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西安，宋哲元就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開封，韓復榘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一九二九年十月，「蔣馮之戰」。宋哲元任「國民軍」代理總司令兼第四路軍總指揮；韓復榘任「討逆軍」（總司令蔣介石）第三路軍總指揮（韓軍未參戰）。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原大戰。宋哲元任「反蔣聯軍」（總司令閻錫山、副總司令馮玉祥）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鹿鍾麟）第四路軍總指揮兼第十四軍軍長；韓復榘任「討逆軍」（總司令蔣介石）第一軍團總指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山西運城，宋哲元任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總司令張學良）第三軍軍長；九月，濟南，韓復榘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總指揮。

一九三一年六月，山西陽泉，宋哲元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十二月，宋與韓復榘同時擔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一九三二年一月，宋哲元與韓復榘同時擔任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理事。八月，察哈爾張垣，宋出任察哈爾政府主席，與韓復榘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

韓復榘的第三路軍與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是西北軍的兩大餘脈，也是西北軍出身的華北兩大

軍系。由於「西北同源」，韓與宋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一九三五年，宋先後擔任平津衛戍司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後，又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韓、宋之間的交往與聯絡更加密切。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的「削藩」策略，韓、宋唯一的選擇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韓、宋同根同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共同的境遇決定他們必須在重大問題上協調立場，一致行動。因此每逢關鍵時刻，韓、宋往往會在一個冷僻的地方，舉行秘密會晤。此種神秘之舉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各種政治勢力及新聞媒體的關注。

一九三六年一月，宋哲元赴天津與日軍司令多田及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交涉取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事宜，日方蠻橫要求以「華北自治」為條件，致使談判陷入僵局。宋以回原籍休養為理由，去山東樂陵與韓復榘會晤。韓乘一輛黑色轎車從濟南來到樂陵，他輕車簡從，頭戴禮帽、身著長袍馬褂，隨行的只有親信劉熙眾。宋頭戴帽盔、一襲藏青色毛料長袍、外套黑禮服呢馬褂。二月二日，宋、韓、鄧哲熙（宋之秘書長）、劉熙眾、李忻（西北軍宿將）五人在一間村舍的大炕上促膝密談。會談結束後，五人到村西散步，引來許多村民圍觀。宋對周圍的村民說：「韓主席拳術很好，咱們請他打一套如何？」眾人高聲叫好。韓略微客氣了一下，便熟練地打完一套拳，然後又對眾人說：「委員長的武藝比我好，大夥請委員長練一套怎麼樣？」宋一語雙關地說：「人不能光練武，練磕頭也能鍛鍊身體。」二人相視大笑，挽手而歸。當天下午，韓即離開樂陵回濟南，宋送至村外。

會談雖然很低調。但還是被媒體傳揚出去，引起廣泛關注，蔣介石「亦甚注意」。(註五) 韓

復榘將會談情況電告正在南京的馮玉祥。馮在日記裡寫到：「韓向方來電，言到樂陵會明軒之事。宋『形容憔悴，諸事困難』云云。」(註六) 宋哲元回平後，向報界透露其在樂陵與韓晤談

內容：「對於安定華北大局，以客觀眼光，暢加談論。至於將來所進行之途徑，雖無何決定，但須從國家、民族為前提。不利於國家民族者，絕不辦理。」(註七)

一九三六年五月，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聯名通電，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為名，向蔣介石發難，並開始調兵遣將，積極備戰。南京方面亦準備武力「討伐」，雙方劍拔弩張。兩廣與南京為爭取北方將領支持，均派代表對韓復榘及宋哲元遊說。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宋哲元與韓復榘在冀魯交界之泊頭會晤，協調雙方關於兩廣事件的立場，並討論時局及冀、魯聯防事宜。會晤議決，若內戰爆發，魯冀將宣布中立。二十一日，韓、宋聯名發表「馬電」，呼籲國民政府刻日停止軍事行動。二十三日，蔣介石電韓、宋說明：中央絕無輕啟內戰之意。西南政務委員會電韓、宋，表明「絕無異圖」。韓、宋聯名發表「馬電」後，社會上盛傳北方有組織保安司令部之醞釀，韓、宋均未承認。七月十四日，馮玉祥面告蔣：

(註五) 《馮玉祥日記》，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註六) 《馮玉祥日記》，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

(註七) 《宋哲元二月七日發表之談話》，《中央週報》，第四〇二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

「韓、宋之意在勸兩廣自動退後辦法。」蔣謂：「最好韓、宋不管此事，因恐時間太久發生意外之事。」（註八）

不久兩廣派內部分化，陳濟堂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悄然歸順，「兩廣事件」遂告平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一時，韓復榘以「視察魯北」為名，偕省府參議過之綱、葛金章、劉熙眾等由濟南乘火車至德州，十七日再換乘汽車到南宮縣。同時，宋哲元亦以「視察演習」為名，在馮治安、秦德純、門致中陪同下，從北平出發，經固安、任邱、河間至南宮縣。韓、宋二人「把晤竟日、歡敘契闊」，當晚在南宮留宿一夜。十八日上午九時，韓一行返濟，宋一行亦回平。此即舉世矚目的「南宮會談」。據說，當會談進行到最機密的議程時，韓、宋避開眾隨從，二人單獨到村外一片僻靜的墳地，立談多時。南宮會談雙方未簽署任何書面檔，以免被有關方面偵悉，授人以柄。

南宮會談引起各方及媒體的關注。宋哲元回到北平後，於十九日向報界透露南宮會談的內容：「余將冀察一般真相竭誠相告；韓將南京謁蔣委員長情形敘述甚詳。此行對國事亦有所泛論。冀魯壤土相接，處境大致相同，應在整個國策之下，睦外安內，保靖地方。韓對此言完全與余同感。」（註九）

（註八）《馮玉祥日記》，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

（註九）《申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韓復榘返回濟南後，接受《大朝》、《滿日》兩報日本記者採訪。日記者問：「南宮會宋何意？」韓答：「宋為鄰省同志，無論政治、經濟均有密切關係。前擬會見，未得機會。此次宋因視察演習南來，遂特乘車往洽，交換意見。」（註一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引爆「西安事變」。馮玉祥十二日中午接到事變消息，當日下午即派鄧鑑三北上，「告韓、宋小心說話為主」。在南京，何應欽等力主轟炸西安。韓對此十分反感，一改此前之審慎態度及「中立」立場，於二十一日以密碼形式致電（「馬電」）張學良，稱讚張氏之非常行動為「英明壯舉」，並通知張、楊，他的部隊將「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宋哲元認為韓的「馬電」太過莽撞，為協調立場，也為替韓轉圜，偕秦德純、鄧哲熙去濟南，在濼口車站與韓會晤。二十三日，宋、韓連名發表「漾電」，提出解決「西安事變」三原則。

一九三七年五月，宋哲元在天津難以擺脫日方的糾纏，遂將政務委託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處理（無宋的授權，三人均無權與日本人簽定任何協議），自己藉回籍掃墓為名躲避。二十二日，宋與韓復榘在山東省商河縣城西之茅家寺舉行會晤，討論華北時局。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蔣介石在開封軍事會議上宣布將韓復榘扣交軍事法庭訊辦。出席會議的宋哲元站起來，說：「韓復榘不聽命令，罪有應得。委員長原諒他是個粗人，沒有知識，請

（註一〇）《申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從輕判他。」隨後宋又回過頭來，請大家站起來為韓求情。當時前邊的一些人都站了起來。

宋哲元與韓復榘是西北軍多年的老朋友，袍澤情深；西北軍解體後，二人之間又多了一層榮譽與共、唇亡齒寒的特殊關係。外傳所謂宋、韓為爭寵，分別向蔣介石告對方狀，都是蔣系特務散布的弱智謠言，目的是離間西北軍舊部，為蔣剪除異己製造輿論。這些謠言愚不可及，明顯不合情理，不要說外人，就連蔣本人都不信。

宋哲元與韓復榘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對蔣介石極端不信任。冀察委員會成立後，日本逼迫宋在「經濟提攜」繕本上簽字。蔣為阻止這一行動，讓第二十九軍駐南京辦事處主任李世軍轉告宋，敦促第二十九軍作好作戰準備，一旦戰爭打響，他將調大軍北上支援。李向宋報告完畢之後，宋帶笑地哼了一聲，一面舉起他經常握在手裡的一根小竹扒兒，不斷地在背上搔癢，一面說：「你看蔣先生說的是真是假？」李答：「我看是真的。他今天再不抗日，國家完了，他也完了。」宋說：「你不要太傻了，蔣介石的話都是在騙人，是吹牛皮，是怕我執行『經濟協定』跟日本走，想故意拿這一套嚇唬我；要我解決東交民巷、海光寺幾千日本鬼子，我們能做得得到。梅津一封信，關徵麟、黃傑兩師乖乖地走了。今天說他馬上派隊伍北上作戰，是騙人的鬼話，是放狗屁！」
(註一一)

同克扣韓復榘第三路軍軍餉一樣，南京方面為限制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發展，也在軍餉上作手

(註一一) 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係的始末〉，《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一九八〇年六月。

腳。一九三六年，宋忍無可忍，亦仿效韓的辦法，斷然下令截留中央稅款，接收中央稅務機關，限制平、津白銀南運，與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發生劇烈衝突。

面對日本製造「華北五省自治」的巨大壓力，宋哲元與韓復榘的對策也是如出一轍。他們一般採取敷衍塘塞、虛與委蛇的態度，但在涉及國家主權的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大節凜然。日本所謂的「華北五省自治」始終沒有成為事實，這與宋、韓的堅決抵制有很大關係。

宋哲元曾對部屬說過：「咱們對中央絕不說『脫離中央』的話；對蔣介石絕不作他個人玩弄的工具；對日本力求表面親善，絕不屈服投降。隊伍練好了，咱們有機會打到東北，收復失地。」（註一二）

宋哲元為人剛樸撲忠勇、沉毅篤實，在西北軍袍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宋不是衝鋒陷陣，摧城拔寨的驍將，但他是一位善於統兵帶將的帥才。

宋哲元木訥寡言，厚重無文。劉汝明胞弟劉汝珍駐軍泊頭，其時剛升任團長。宋來視察部隊，結束後，召見劉及另外兩名新升的團長。劉等以為要有重要訓示，但宋什麼也沒說，只叫三人隨他乘車回北平。到了北平宋的公館，宋讓劉等三人在客廳坐下，自己進裡間拿了些錢出來，分給三人，只說了句：「回去吧。」就完了。此事令劉感動不已，幾十年後在臺灣仍撰文述及。（註一三）

（註一二）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係的始末〉，《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一九八〇年六月。

（註一三）劉汝珍：〈我對宋哲元將軍的印象與觀感〉，《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一期，第十頁。

宋哲元生活嚴肅、簡樸，喝一點酒，但從不酗酒；偶爾打打牌，但絕不濫賭，但在該花錢的時候，則出手極大，「揮金如土」。張自忠應邀率隊去日本考察。臨行前，宋對張說：「蓋忱，你到了日本，住要住最大的旅館，坐車要坐最好的車，不要小家子氣，叫鬼子看不起。」（註一四）

宋哲元待人寬厚，敬老念舊。宋坐鎮北平時，對在野的前西北軍、北洋政府及其他各軍政界新舊聞人、社會賢達，乃至前清遺老，都給予一定名義，按月送錢，並時相過從，優禮以待。

宋哲元十分尊重傳統文化與道德。他不僅個人尊孔讀經，還要求全軍官佐都要讀四書五經。宋雖係武人，但對讀書人非常尊重。

宋哲元麾下兩員大將，一位是馮治安，一位是張自忠。

韓復榘在第十六混成旅模範連當排長時，馮治安在該排當學兵。韓任團長時，馮任該團營長，其間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馮被調離韓團。南口大戰後，國民軍一潰千里，向西北蠻荒之地撤退。時任衛隊旅旅長的馮率部途經韓軍駐地時，部隊給養困難到了極點。韓出自袍澤之誼，盡其所為，為馮部補足給養，送其上路，馮甚是感激。北伐期間，韓任第二集團軍北路軍前敵總指揮，時任第二十三軍軍長的馮歸韓節制，二人配合默契，風生水起，大戰彰德（今安陽），首占北京。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解體，馮一度在天津住間，韓在山東按月送錢接濟。

北伐結束後，張自忠接替童玉振擔任第二十五師師長。第二十五師是北伐後全國軍隊實行編

（註一四）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一百七十六頁。

遣，馮玉祥第二集團軍准予保留十二個師的一個師。該師是在前韓復榘第六軍第一師（師長張凌雲）基礎上改編而成，韓的參謀官吳化文就是因此而到了第二十五師。因此，第二十五師很多官兵都是韓的舊部。直到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解體，張擔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第三十八師師長，該師的高級軍官黃維綱、劉自珍、李九思等都曾是韓的舊部。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層關係，韓發動「甘棠東進」後，張立刻受到誅連。馮派曾擔任過韓軍第一師師長並對韓心存芥蒂的張凌雲接替張自忠擔任第二十五師師長。

一九三七年四月，宋哲元應日本駐屯軍司令部邀請，派出以天津市市長張自忠為團長的「冀察平津國外旅行團」一行二十多人赴日考察，同行的有張允榮、黃維綱、徐惟烈等。後因中日關係日緊，張在日接宋電，終止在日考察，五月二十三日，率團由神戶港乘「大陸丸」號輪船回國。張一行原擬在上海登陸，但考慮到此次日本之行，事先未取得南京政府批准，恐上岸後遭遇不測，乃決定改在青島登陸。團員中天津市政府高參徐惟烈當年是馮玉祥身邊的紅人，曾在馮面前說過不少韓復榘的壞話，後又力促龐炳勳在黑石襲擊韓軍，因而擔心韓報復，不敢去山東，後經張擔保其安全，才同意在青島上岸。二十六日，張一行到達青島。韓派葛金章為代表赴青迎接。張一行隨後又轉赴濟南，受到韓及山東各界隆重歡迎。當日，張在下榻的津浦路賓館接受記者採訪，發表書面發言：「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允許，赴日本遊歷，因職務關係不便作長時間之視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回國。……本人因韓主席係舊長官，闊別多

時，又久慕山東、青島政績，故於歸國之時，繞道一遊，日內即行返津。」（註一五）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率部撤出北平。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暫留北平與敵周旋，以爭取時間，再圖良策。但張很快發現，平津冀察局勢已毫無逆轉希望，遂於九月七日化裝秘密潛出北平，先到天津，再乘輪桴海南下，於煙臺登陸，再乘汽車去濟南。

張自忠在北平滯留的一個多月，引起各方面的誤解，許多報刊出於愛國之情，對張痛加辱罵，斥之為「賣國變節」。張離開北平後，不敢直接去南京，因為他不知道蔣介石會如何處置這件事。張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想到了去濟南找韓復榘。張之所以要去濟南，一是因為與韓有袍澤之誼，二是因為韓敢作敢當，從來不屈服外界壓力。馮玉祥、石友二等在最困難的時候都選擇去山東，這絕不是偶然的，西北軍袍澤都清楚韓的性格。

十三日下午，張自忠來到濟南，驅車到達省政府東大樓，先由副官進去向韓復榘報告。韓也是從報紙上瞭解到張的近況，不免有所誤解，聽說張找上門來，便冷冷地說：「他當他的漢奸，我救我的國，來見我幹啥？」張在門外聽得真切，便大步走進屋內，向韓說明一切。韓明白真情後，立刻改變了態度，當即走進裡屋給南京掛電話，向蔣介石請示處置辦法。蔣下令將張押解南京。韓從裡屋出來，將電話記錄出示給張，一邊說：「老蔣讓我把你解往南京，你看怎麼辦？」張坦然說：「你就看著辦吧。」韓沉吟片刻，說：「咱們畢竟是西北軍的老弟兄，這樣吧，你身

（註一五）天津《大公報》，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體不適，先在我這裡住下，給蔣先生請個假，留在濟南治病，過幾天馮先生要來濟南，見了他再說。」張表示同意。(註一六)

十五日，馮玉祥北上就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路過濟南，韓復榘偕張自忠前車站迎送。馮下車見到張，握著他的手說：「蓋忱，你的情況我已知道，你先在濟南住著。」韓在一邊說：「求先生寫一封信給蔣先生。」馮說：「很好。你們的事要我幫忙，凡我能做的，我都願意做。」(註一七)馮回到車廂，提筆給蔣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張自忠將軍很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張自忠帶著隊伍打日本，張一定盡本分。馮又引用《聖經》上的話：饒恕人能到「七十個七次」就更好了。(註一八)

十月七日，韓復榘派張鉞陪同張自忠、秦德純(宋哲元代表)南下赴寧謁蔣。就在路上，南京方面關於處分張自忠、劉汝明等人的命令已下達。命令稱張「放棄責任，迭失守地」，著「撤職查辦」。九日，張一行到達南京。張在車站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余九月三日隻身來津，轉途南來，過濟南時因病滯留十餘日，其間迭與韓向方晤談。榘對抗日救國之忠誠，始終一貫，現在有事實表現(指韓軍德州保衛戰)。」當日下榻位於山西路的韓復榘第三集團軍駐寧辦事處。同

(註一六) 林治波：《抗戰軍人之歌——張自忠將軍傳》，第二百四十六頁。

(註一七) 馮玉祥：《我的抗戰生活》，第二十頁。

(註一八)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七十三頁。

日下午，張自忠在張鉞、秦德純陪同下，於「四方城」面謁蔣介石。蔣讓張先在南京修養一段時間再說。幾天後，張被委以軍政部中將部副的閒職。

張自忠濟南之行，幾十年後被某些人說成是：韓復榘為取悅蔣介石，將張自忠扣留在濟南，並押送南京，邀功請賞。如果這些人說的是事實，那麼馮玉祥在他書裡寫的濟南車站一幕就是謊言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歷史早已不是歷史。

宋哲元身邊有「兩文兩武」，「兩武」就是前面說的馮治安與張自忠；「兩文」則是秦德純與蕭振瀛了。秦、蕭都是極精明能幹的人，宋對秦是「尊而不親」，對蕭則是「親而不尊」。韓復榘與秦關係較好，因此宋哲元與韓有事，都由秦出面交涉。

一九三六年，宋哲元看馮玉祥的面子，把賦閒的石敬亭請到北平當冀察綏靖公署總參議。秦德純與蕭振瀛原是宋的左膀右臂，再來一石如何擺平？石當年在西北軍中有馮玉祥撐腰，跋扈慣了，怎肯屈居人下？自然要搏上一搏。幾個回合之後，石敗下陣來，悻悻而去。石走後，寫信大罵：「秦德純不愧乃祖（指秦燿）的遺風。」^{（註一九）}至於蕭，石早就罵他是「生瓜蛋子」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第二十九軍奮起抗戰，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在北平南苑壯烈犧牲。第二十九軍參謀長張樾亭（親南京份子）提出了一個「必要時撤出北平，保存實

（註一九）張俊聲：〈蔣介石派蕭振瀛破壞抗戰的內幕〉，《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九十二頁。

力，以待全國抗戰」的方案。^(註二〇) 宋哲元率部撤往保定、河間，張自忠留平維持。八月中旬，宋部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宋任總司令（副總司令馮治安、總參議秦德純），下轄第五十九軍（軍長李文田代）、第六十八軍（軍長劉汝明）、第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負責津浦路北段作戰。九月，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北上，指揮第一集團軍。宋哲元離隊上泰山。馮治安迴避與馮見面。十月，撤銷第六戰區，宋返大名，繼續指揮第一集團軍。

一九三八年一月，張自忠第五十九軍調赴淮河前線。宋哲元指揮第七十七軍在豫北對敵作戰。二月，滑縣、道口作戰失利，宋部西進中條上進行游擊戰。三月初，宋調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被迫脫離部隊（韓復榘一月被殺，宋哲元三月被剝奪兵權，韓、宋之間的唇亡齒寒關係終於被印證），赴鄭州就職，不久第一集團軍建制被撤銷。入夏，宋病情加重，赴湖南衡山休養。十二月，轉桂林陽朔養病。宋辭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職。一九三九年四月，奉召入渝，赴陪都重慶。六月移住川西灌縣，優遊於青城山。

一九四〇年三月，宋哲元由灌縣啟程，經成都，擬北上陝西。十一日抵綿陽，沉痾不起。二十五日病篤。四月五日齋志而歿，享年五十六歲。

（註二〇）何基禮等：《「七七」事變記實》，《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十五頁。

河北省政府主席、東北軍第二集團軍軍長王樹常



東北軍海軍司令、青島市長沈鴻烈



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一九三二年二月，韓復榘（左）與宋哲元（右）在山東樂陵鄉間合影。



北平市長秦德純



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



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



天津市市長蕭振瀛

